



母亲的账单

“房款又催了。”老公愁眉不展地说。

怎么办呢,由于家庭的突然变故,本已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困难,真的拿不出一分钱了。亲朋好友能借的已借,能帮的也都伸出过援助之手,怎好意思再张口。一万元,虽然不多,可此刻,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插入我的心脏,让我感到无助和绝望。

这时,电话突然想起。我无力地拿起,里面传来妈妈温暖的声音:“萍啊,你明天什么时候到家?”“回家?干什么?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“咋,你忘了?明天是你爸爸生日啊!千万别买东西,回来一块吃顿饭就行……”母亲还在喋喋不休,我却陷入自责。生活的不如意让我心烦意乱,脑子里每天充斥着各种琐碎和无奈,早已把重要的日子忘得一干二净。若不是母亲提醒,恐怕我又要让苦苦等待的父亲失望了。

第二天,我带着孩子第一次空手而归。虽然我知道父母不会说什么,但内心的愧疚让我不敢面对母亲的目光,更装不出快乐的样子。母亲似乎从我忧心忡忡的表情中感觉到了什么,不停地打量我。

吃饭时,母亲关切地问:“妞,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”本来不想让父母担心的,可是,还未开言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看见我的泪,母亲一下子惊慌失措:“咋了,咋了,妞,遇到啥事了?”

听完我的叙述,母亲长舒了一口气说:“没事,妞,没有过不去的坎儿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我知道,这只是母亲安慰的话,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早已全给了我,哪还有什么钱帮我啊!

吃过饭,母亲出去了,很久很久才回来。离开时,母亲突然塞给我一个鼓囊囊的纸包,说:“拿去先用着,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”我急忙打开一看,惊呆了,竟然是一叠钱,数数刚好一万。“哪儿来的?”我焦急地问。“这你别问,拿去救急吧!”握着这沉甸甸的钱,我百感交集,泪模糊了双眼。

因为有了这一万元,我们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,日子逐渐步入正轨。只是,对于这些钱的来历,始终是个谜,问了母亲几次,她只是笑笑,岔开了话题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翻动母亲的抽屉找东西时,翻出了一个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手帕。好奇心驱使我打开,里面竟然是个账单。账很碎,五百的、一千的、两千的都有,整整有十一家,都是邻居的名字。有几个数目小的已经画去了。母亲什么时候借这么多债?我心生疑惑。我在心里默默算了算,正好一万。猛然间,我想起了母亲那次给我的钱,明白了一切。

看着这张账单,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,眼前浮现出母亲一家一家敲门借钱的情景。母亲是个要强的人,一辈子了,即使家里再苦再难,她也没向人借过钱。可是如今,六十多岁的她,为了女儿竟然拉下老脸,一家家跑……为了还债,她和父亲该是怎样省吃俭用啊!

我把账单紧紧地揣在怀里,就像揣着一颗滚烫的爱子之心。这张账单,会温暖我整个人生。

(倪雪萍 郓城县实验中学)

爱情的味道

这几天喝中了麦片鸡蛋稀饭。

鸡蛋打碎在锅里,蛋清入喉滑溜清爽,像快乐的小鱼在喉间游走,蛋黄有淡淡的香,麦片筋道,咀嚼时还发出细微的“砰砰啪啪”的脆响,感觉奇妙而美好。

晚上临睡前,我对先生说:“麦片鸡蛋稀饭还怪好喝哩,明天我也起来帮你做饭,我打稀饭,你摊煎饼,好不好?”先生不屑地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应答。我知道他的意思,他又在怀疑我许诺却不照办。

第二天,闹钟按时“叮铃铃”响,我听见先生“唉”了一声,关掉闹钟。这大冬天的,温暖的被窝,他也不想离开呀。迟了一小会儿,他披衣起床。

我屏住呼吸,假装在睡,我怕他喊我。

先生起来了,轻轻地带上卧室的门,随后我听见厨房的灯被他“啪”的一声摁响。

之后,我又迷糊了一会儿。

“快起来,该吃饭了。”先生在厨房里快活地喊。

这声音,我太熟悉了,每天如此,熟悉得觉

得被叫起吃早饭是理所当然的。

我起床,照例蓬着头发直奔厨房。

我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温馨的画面:先生腰里围着我那条可爱的花围裙,他右手挥舞着锅铲,左手轻按着煎饼快速又均匀地旋转,两眼专注地盯着锅面,生怕它飞了似的。旁边盘子里已经煎好两张,焦黄色,鼓起透明的小油泡。我又掀开电饭锅,麦片鸡蛋稀饭已经打好。

这就是我的先生。我们风风雨雨二十年了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我老在心里抱怨他没有玫瑰,不懂爱情,可他记得我最爱吃什么,总是努力又努力地去做。虽然他有些笨拙,虽然他做得不一定好,但他做出来的,是爱情的味道。

(李红岩 商水县固墙镇固墙小学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件:zkwbbxxs@163.com,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

心存感激

李沛沛,24岁,舞阳人,业务员。我看了名片,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。

我到家后,给老伴讲了李沛沛帮助我的事,老伴感叹道:“咱要有这样的闺女该多好。有这样懂事的好女儿,她父母一定有福气。”老伴唠叨着、思念着。其实,我的老伴也是三乡五里出了名的好媳妇,是个懂事的好女人,但从我这次出远门遇到的事来看,老伴为人处世远不及好青年李沛沛。她能体贴一位素不相识的人,证明她有高尚的品格,她是位热心肠的好青年,她的言行举止深深感动着我。

(贾国正 淮阳县冯塘乡贾庄)



卖粮记



父母都是60多岁的人了,还乐意在家里种着3亩地。今年秋收已过去两个月了,院里还堆着30多袋子玉米。早卖早省心,趁着星期天,天气好,我回家帮他们卖粮食。

在从沈丘县城回乡下村里的路上,我就特别留意公路边的收购点,在新安集农营收购点,我打听到今年玉米每斤0.88元,特别问了问能不能给现钱,说是可以的。一路又问了几家,基本一样,只有一家报价每斤0.87元的。这样心里就有了谱,免得拉着粮食再跑。

回到村里,村口处有村民正看高中家打扮闺女出嫁。大宝嫂子听说我要去卖玉米,赶紧跟我说:“文化说的纸店集颍河码头收得价格高,说是每斤0.98元。”我是不相信,毕竟相距也就5公里,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价。可是母亲还是想让我去纸店集看看,自己亲手种出的粮食,真想有个好价钱,去年就是每斤1.08元出手的。

粮食很快装到了三轮摩托上,反正人也累不着,就到纸店集去碰碰运气,不去看看,还是怕吃了亏。

两个月没有回家,村里的路变化真大,通往集镇的主干道都修成了水泥路,在靠近水泥路的地方,有的没有种庄稼,还是白茬地,地里堆着成捆的钢管。看来是要搭大棚种蔬菜了,粮食落价,有能力的开始寻门路。

来到纸店集中央国家粮食储备库,那真是一个粮食的世界,后八轮大卡车,

一溜儿排成长龙,上面的玉米粒子都冒着尖。看着这阵势,那真叫一个物富粮丰。看门的保安不让进,说是收满了,不收了。旁边的一个保安说,到码头去。另一保安接着说,码头也不收了,可是高速公路收费口有一家还在收。发动三轮车,来到了高速路口收购点。场面不小,但是很冷清,只有一辆车子在卸粮食。喊了一声,从屋里出来一个年轻人,手里拿着一个带显示器的双管叉子,不是很热情的样子,报价每斤0.88元,还不给现钱。我心里顿时火了,小声嘟囔一句,倒掉也不卖给你,赶紧拉着走了。

没走多远,看到一家收购点机器轰隆响,可是价格有点惨,每斤0.87元,每100斤还要扣除3斤杂质,但是给现钱。我不想拉回去了,打干除净一车粮食卖了742.98元。家里还有两车等着卖,我不打算再来纸店集了,我要去新安集看看。

回去的路上,看到张胡庄大田里种了成片的常青树,其中还有许多从南方移植过来的香樟树,一排排树干参天,听说是在山西干建筑赚了大钱的老张,回村流转承包了2600亩土地,开发乡村生态旅游。可是上了年纪的农民还有很深的土地情结,人们过日子不仅仅是為了钱,每天看着自己亲手种的麦苗一天天长起来,还是感觉踏实。

想着想着,我驱动车轮,一会儿就回到了家里,继续卖粮食。

(胡承 沈丘县委办公室)